

韩文洲文集

第二卷

韩文洲文集

第二卷

小说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2003 年在家中书房写作



1965年8月,作者参加中共晋东南地委长子县社教工作团郭村工作队,全体队员合影



2005年参加采风活动时题词



20 世纪 90 年代参加创作会议时，与焦祖尧(左一)、田东照(左二)、孙谦(左四)、冈夫(左五)合影



20 世纪 90 年代与马作稭(前排左一)等参加创作会议



2004 年与部分老作家合影。前排左一陈志铭、作者、胡正、郁波、段杏绵，后排左一刘德怀、彦颖、王之荷



1998 年参加文学活动

目 录

CONTENTS

短篇小说

除夕宴	3
模范丈夫	15
升官梦	20
302 病房	38
“老等”马轱辘	50
“老夸”方庚午	64
一家人	72
新嫂嫂	85
冯二马下乡	102
“糊糊好”	122
新官上任第一年	133

重新上任	138
黑梅	151
白杏儿	160
唐七羊	175
妯娌三人	191
紧急调查	223
十字路口	231
岔路口	239

中篇小说

村妇告官	253
四个小媳妇	342
男儿梦	397

· 短篇小说 ·

除夕宴

今天晚上过除夕，李小龙家的二层小洋楼布置一新。席梦思床换了新床罩。转角沙发换了新套子。大客厅里的中堂字画已高高挂起。楼上楼下整个卧室也都挂了年画和字画。每个卧室里还贴了“身卧福地”“福如东海”等壁条。四处壁上还贴了“福”“招财进宝”“黄斤万两”等许多方。客厅正中方桌斗椅，香炉烛台，红烛摇曳，香烟氤氲，彩灯闪亮，满室生辉。好一派吉日气氛。女主人把除夕酒菜也已准备现成，两包千字头大鞭也已放在桌上。入夜以后，只听得这个大李庄满村里鞭炮“叭叭”乱响，只有李小龙家的鞭炮迟迟没有点火；但听家家都在热热火火地吃团圆酒，只是李小龙家的团圆酒迟迟不能开宴。为什么？因为李小龙家还少着一个人。他是谁？就是李小龙本人。他哪里去了？出门躲债去了。这就怪了。如此一个住着小洋楼，室内设备一切现代化的幸福人家，怎么还有躲债一项？可是只因李小龙欠下人的债，债主们又频频来催讨，不躲债行吗？李小龙为什么会欠人的债呢？是因为他打麻

将赌了钱？也不完全是；是因为他吸毒借了债？也不完全是；是因为他劳动不好，收入不多，家庭生活费入不敷出才欠了债？也不全是。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女主人王福果坐在客厅里的转角沙发上看电视。现在是晚上七点四十五分，再过十五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节目就开始了。她要等李小龙回来全家人一起喝除夕酒。可是她的两个小女儿欢欢、乐乐却嚷着要吃饭。王福果说：“今天晚上过除夕，要全家人在一起喝团圆酒，你们的爹还没回来，你们也忍着点儿吧。要不，橱柜里有年糕，你们每人先去吃一块……”

正说着，有人推门进来，却是前街的刘宪宪，刘宪宪穿着呢子大衣进来，一进门还没落座，便忙着先脱大衣，说：“嘿！到底是你们李家气派大，自家安了锅炉烧暖气，好热好热！”

王福果笑迎道：“快坐吧。——安锅炉烧暖气过冬真舒服。你们家为什么也不也安个锅炉烧烧暖气？”

刘宪宪坐在沙发上说：“我家？安个锅炉八九千，加上管道暖气片要花一万几千元钱，我哪有那么大的力量……”

“你别在我面前哭穷！我家是欠债户，你是讨债人，到底欠债户富呀还是讨债人富？谁穷谁富不是明摆着的。——我知道，大年三十除夕夜你不是个闲游门儿的，准是来找小龙讨债的……”

“没错。你看看你家年画也花花绿绿地挂起来了，红烛也明晃晃地点着了，千字头大鞭也买下了，厨房里香喷喷的，只怕除夕酒席也准备现成了。可我们家哩，连个二百头鞭也还没有买回来……”

“供销社还没关门儿，你去买回来不就得了……”

“钱呢？我的手里要有钱，会拖到这早晚连挂鞭也买不回来？你知道小龙借了我两千元钱，他明明承许年前一定还我，我们家也就指望这两千元钱过年呢，没想到你家小龙说话不算数儿，一拖再拖到大年除夕夜了也不还钱。小龙呢？怎么大年除夕夜也不回家吃团圆酒？”

“你还不知道小龙是个什么东西？整天不着家，谁知道他拱到哪个鬼窟窿里去了。说不定又在谁家垒长城哩，你等他也是白等。大除夕夜忙忙的，你快回家忙你的去吧。”

“我不信他大除夕夜也能不回家吃团圆酒，我等不回他来。我空空两只手没法儿过年嘛……”

壁上的大石英钟忽然“当当”作响，连连响了八声。欢欢、乐乐嚷着要看中央电视台的除夕晚会，王福果连忙按一下遥控器，电视荧屏上倪萍正说话。王福果说：“宪宪，快回家跟你老婆、孩子们一起看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多好。等会儿小龙回来，我告诉他还不行？”

刘宪宪说：“我空着两手回去还是没钱买鞭炮，孩子们会吃了我的。”

王福果说：“买鞭炮花不了多少钱。”便打身上掏出二十元钱给他。说：“宪宪，二十元钱，不多，也够买鞭炮的……”

“看你福果，不是这个意思嘛，实际上孩子们过年的新衣新裤新鞋都还没买哩……”

“你别瞎说了好不好？你一年里少说也有两万的收入，怎么会穷到这个地步哩……”

此刻门响起，又走来一个赵七儿。赵七儿身披皮大衣，头

戴火车头帽子，脚蹬皮鞋在地板上“叮咯叮咯”响着，刚走在客厅的当地上，忽然“嚯”地一下子把他滑倒，嘴啃地趴在地板上。王福果、刘宪宪连欢欢、乐乐两个孩子一起大笑起来。刘宪宪笑道：“你这个七儿怎么一进门就趴在地板上给福果拜年哩？你是给福果拜年呀还是给我宪宪拜年？”

赵七儿趴在地上龇牙咧嘴地说：“快把人摔死了你还说洋话……”

刘宪宪笑道：“那么严重?!”忙走来扶他：“请起吧，我相信不会摔成个尸不全的……”

赵七儿一边爬着站起来一边说：“大年除夕你满嘴里不吉利不利地混说。”

王福果问：“到底摔坏哪里没有？你三十出头儿的人了怎么走几步路还是慌慌张张……”

赵七儿看看那地板，愤愤不满地说：“是怨我走路慌张，还是怨你家的地板太滑？你看看你家铺的地板砖，明晃晃地照出人影儿了，光溜溜的比滑冰场还滑，能不摔人吗?！有了钱铺什么不好，偏铺这号子地板砖——听说你家铺地板砖花了七八千哩，是吗？”

王福果说：“花了整整九千哩，还不算铺砖费……”

赵七儿说：“你家真有办法，你家小龙能耐大，会挣钱嘛，一年净挣两万，两年就挣了四五万。挣了钱就该想着法儿花嘛……”

王福果说：“这话就说不清了。你说我们没钱吧，可也盖了这么座小洋楼，也吃不愁穿不愁的；你说我家有钱吧，可又欠下一屁股的债，你们前头来了个刘宪宪，后头又来了个赵七儿，不都是讨债来的吗？一个欠债户也能算有办法户吗？”

刘宪宪说：“看，又哭穷哩。——天气不早了，你家小龙到底在哪里，麻烦你快快去找他回来……”

王福果说：“两条腿长在他身上，他去了哪儿我怎么会知道哩。我说你们先回家去跟老婆孩子团团圆圆欢欢乐乐热热火火喝团圆酒才好，何必……”

赵七儿说：“福果，看你说的，谁不知道大年除夕夜在家里高高兴兴看晚会节目吃团圆酒好，可是没有钱哪来的酒？没有钱哪来的肉？你家小龙借下我五千元钱，天天说，明天就还我，可又天天不还我。今儿个上午他还告诉我叫我晚上来家里拿钱，可是我来了，他怎么可以躲起来不见面儿哩？这不是骗人吗？……”

王福果说：“什么骗人，什么躲起来，你别说这么难听好不好？……”她一边说着，一边打橱柜里搬出一箱维思可达饮料，抱了五六听放在茶几上，说：“请你们先喝点儿，不要那么气势汹汹好不好！”又拿出两盒云烟，请他们抽烟；又瓜子花生核桃橘子端上来几盘子请他们吃。说：“请你们一边看节目一边吃点喝点……”

乐乐忽然喊道：“妈，爹怎么还不回家来，我饿了，我要吃饭……”

欢欢也说：“妈，快把人饿死了，咱们先吃吧……”

王福果说：“不行！今儿个过除夕，一家人不到齐，少一个人也不能开宴。等着吧……”

门又响了，这时候又进来一个人，却是李小龙嫁在本村的大姐李小鹃。李小鹃掂着一部录像机进来，说：“小龙呢？你们今儿个晚上吃除夕宴团圆酒，小龙说他要录像，我怕你们急着用录像机，我们一家人匆匆忙忙录了几个镜头就忙着把录像

机给你们送回来，真是人说的‘借人衣，不整齐；借人帽，跟着要’……”

刘宪宪说：“你是小龙的老姐，小龙一个录像机，他敢不让你用？”

李小鹃说：“不是当年我妈在世的时候了。如今我们姐弟们各支锅，另下来，不是一家人了，也不能说一家话了……”

王福果听了她的话刺耳，也肯定她这会儿来送录像机是假，讨债是真的，因为李小龙也借下李小鹃五千元。便很是恨她：“都大年三十了小龙也不敢回家来吃一杯团圆酒。别人不给小龙面子也罢了，你小鹃是小龙亲亲的大姐，也在这时候来逼债，还像个当姐的不像！”就说：“大姐，大年除夕晚上你怎么还往娘家跑？”

李小鹃说：“哪有那么多的说法儿，我就不信出嫁了的闺女为什么过除夕不能回娘家？这不？我回来了，这个陈规旧俗我给破了……”

“姐，你今儿个不单单是为了破陈规旧俗来的哟？”

“还有送录像机……”

“你也不单单是为了送录像机来的吧？”

“实际上也就是来送录像机的。不过我还想捎带看看小龙在家不在……”

王福果说：“小龙敢在家吗？姐，你可亲眼看见了，大年三十除夕夜拥来了这么多讨债人，小龙怎么敢在家呢？奇怪的是别人来讨债也罢了，有些人应名儿跟小龙是一奶同胞的亲人，也在大年除夕夜逼上门来跟他讨债，害得小龙大年三十除夕夜有家不敢回，过除夕不得跟女儿老婆吃一杯团圆酒，也不能安安稳稳看看中央台的春节晚会，你看小龙活得还像个人

吗？……”

李小鹃听言，不由得也火了，说：“福果，看你说的什么话？难道小龙没有在家过除夕是我这个当大姐的逼走的？你给我头上扣的这顶大帽子不小呀！这照你这么说，我这个当姐的岂不是成了黄世仁、崔二爷、南霸天、北霸地？你说话太吓人了！可是小龙借下的五千元钱是小龙亲口说过年前就还的。今儿个早上小龙还说叫我今天晚上来拿钱，我是照小龙的吩咐按时来的，怎么就错了，怎么就变成了逼债的地主？你们不能在一起吃团圆酒，怎么就成了我小鹃的过错？……”

王福果却半笑不笑地说：“我没有冤枉你，姐！你明明是来逼债，小龙明明是为了躲债，过除夕也不敢回家，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

“他要躲，怨他自己；我来找他要钱，是他欠下我的，难道不该要？欠下人的钱左推右推不还也罢了，还说这种话，还给人头上扣大帽子，像话不像话？再说小龙借下的五千元钱，是我向别人转借的。人家逼着我要钱，我不找小龙找谁？……”

“什么向别人转借的！你哄旁人可以，你们哄不了我王福果。——逼债就是逼债，花马吊嘴不抵二合米……”

刘宪宪、赵七儿他们也很讨厌王福果，嫌她一口一个“逼债”，给人乱扣帽子。赵七儿说：“福果，你不要一口一个‘逼债’行不行？什么逼债，没道理嘛！首先人们是借给小龙钱的，又没有利息，借一元，还一元；借十元还十元，不是高利贷；再则，小龙借钱时就说今年秋天还的。后来又推到腊月，腊月就腊月，谁叫咱们乡里乡亲也算个朋友哩！可是到了腊月，小龙又一推再推，我来你家跑过多少次，难道你不知